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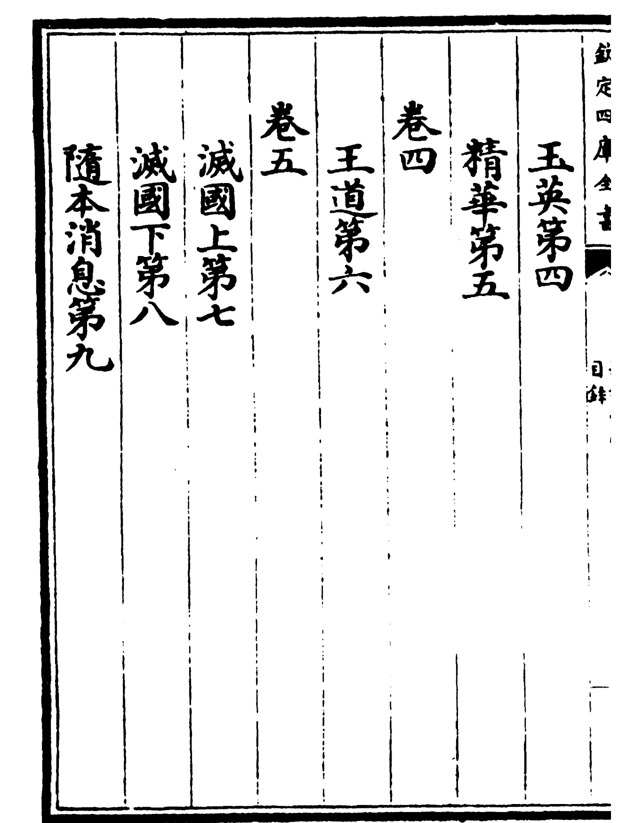
春秋繁露卷一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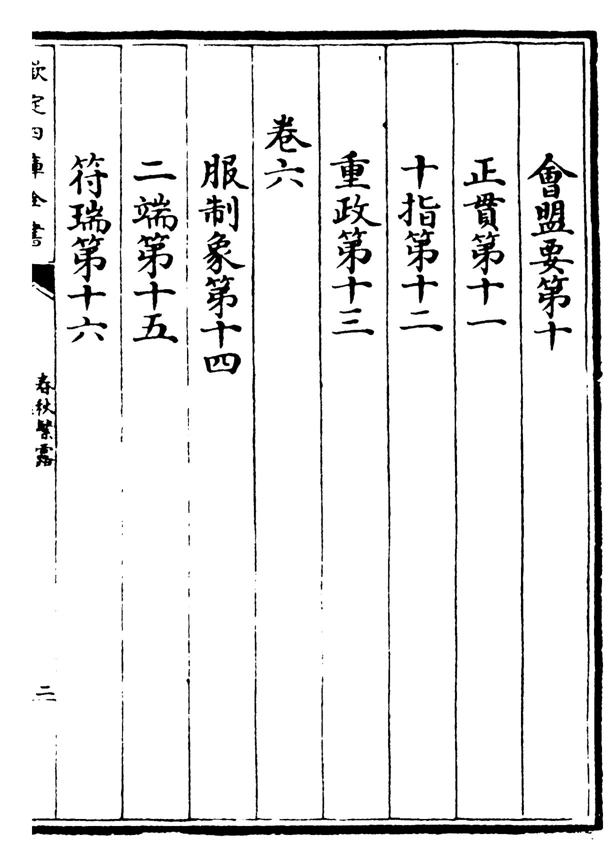
臣王杰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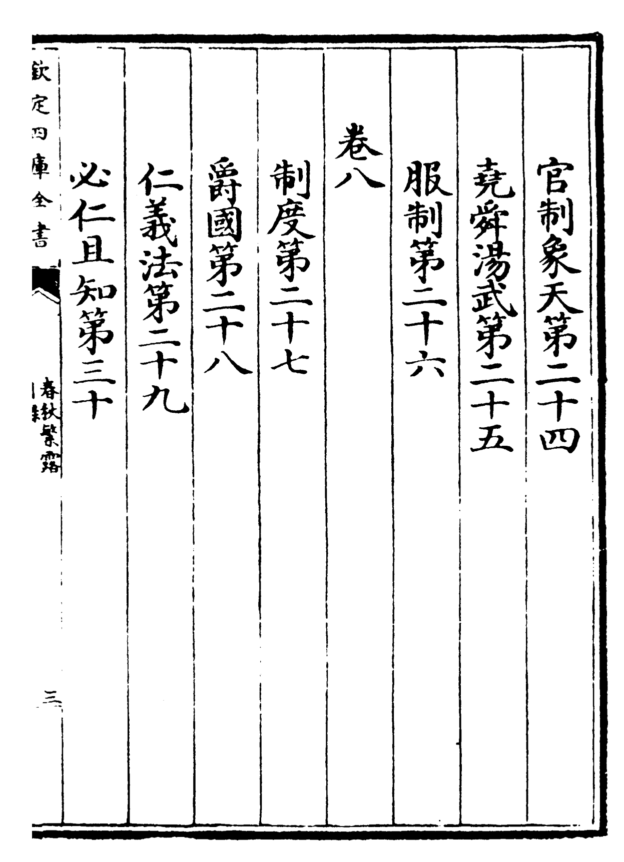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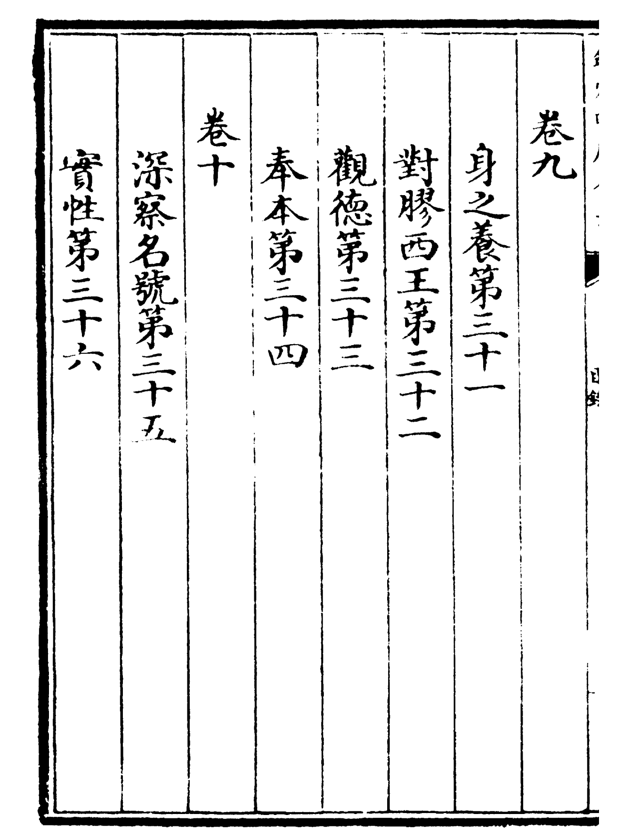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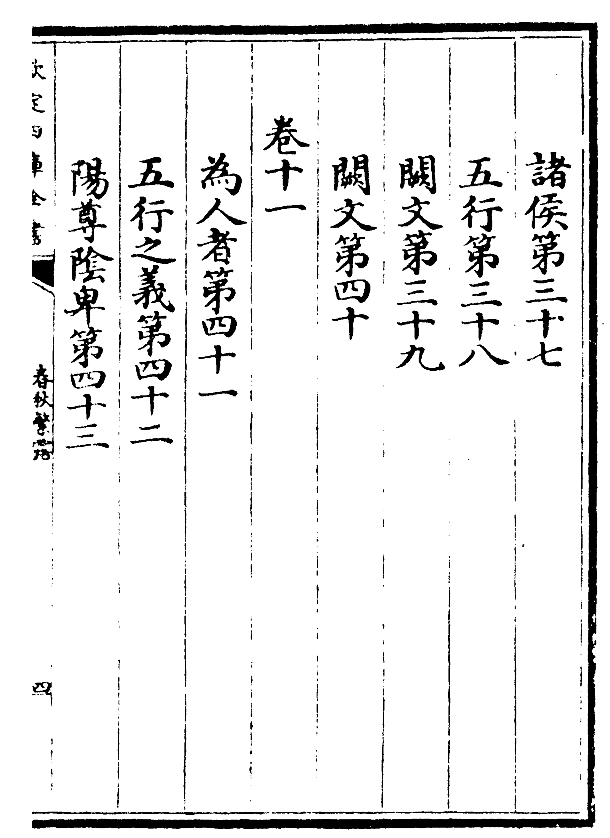
春秋繁露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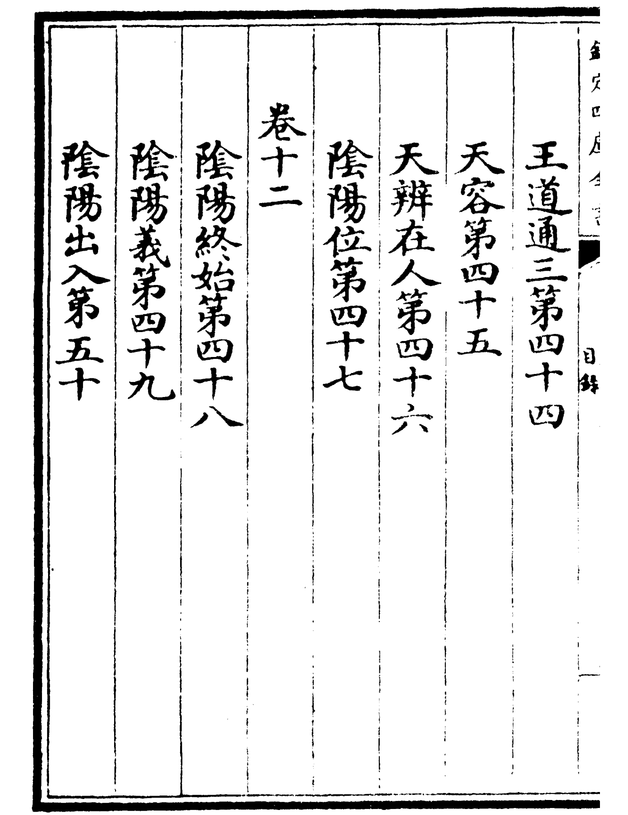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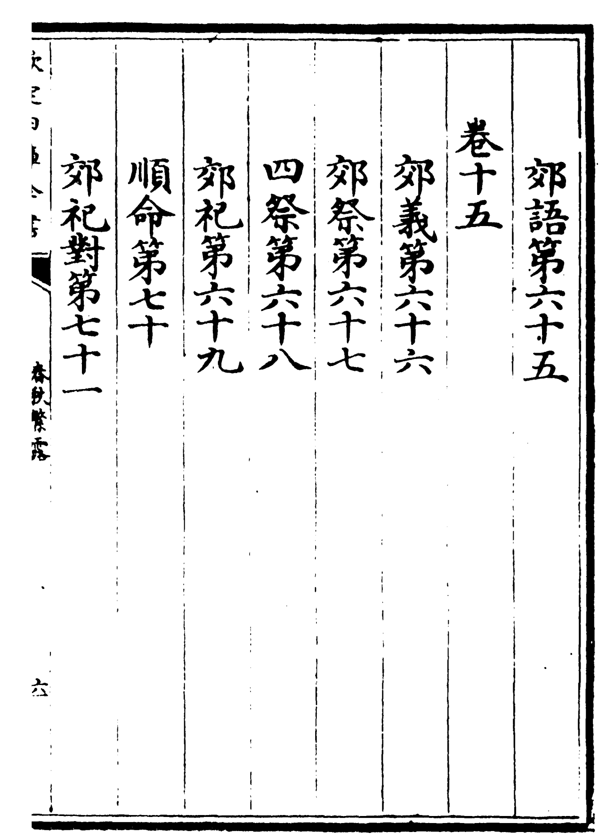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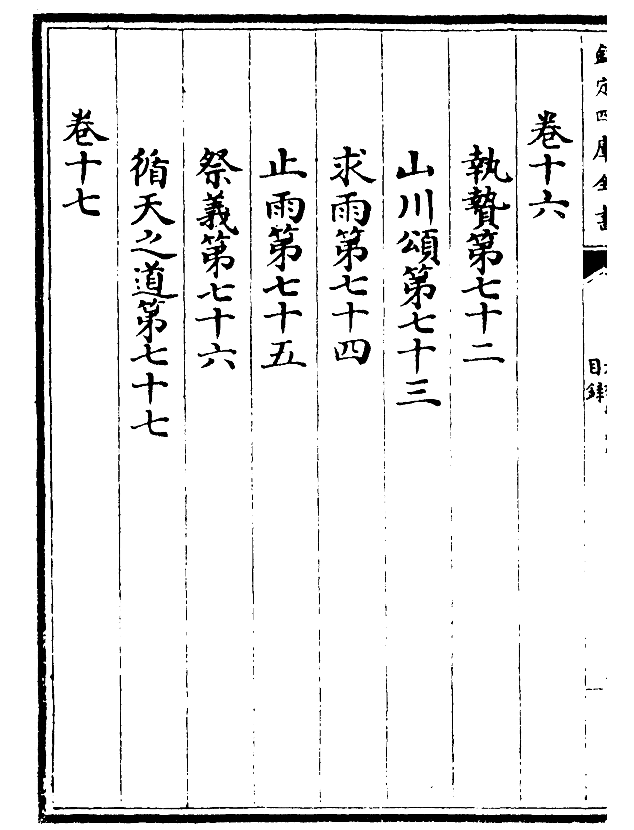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卷十四





卷十六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為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施第八十二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

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

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

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説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為定本鑰本原闕

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脱不可勝乙蓋海内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于他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删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

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

儻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一卷

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一遇哉臣

等編校之餘為是書幸且為讀是書者幸也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繁露卷一

漢 董仲舒 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

得則諸侯之得殆原註恐是不待貶案他本貶作此者也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霸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原註恐不一作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案他本安作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遂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案他本何懼作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淩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案他本討作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

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

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案他本矣作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卒由羣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案此下他本有於尊亦然四字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原註一作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

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案他本覽作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謂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得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爲拘因世迷是閧以疑正道而信邪言

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業他本脫有字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

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
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
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
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受顯矣
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
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樂他本無之字）所同樂也是故
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
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

天下未徧（案他本徧作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案同樂之三字他本作之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

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案他本樂作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

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案之法二字他本作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原註一作方）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案此下原本重一事字）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

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

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案他本脫故曰二字）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隅（案他本隅作偶）其

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宋他本道作心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

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案倒序以不三年他本作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内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逺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案以字他本誤作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

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齋（音齊他本作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案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所引改正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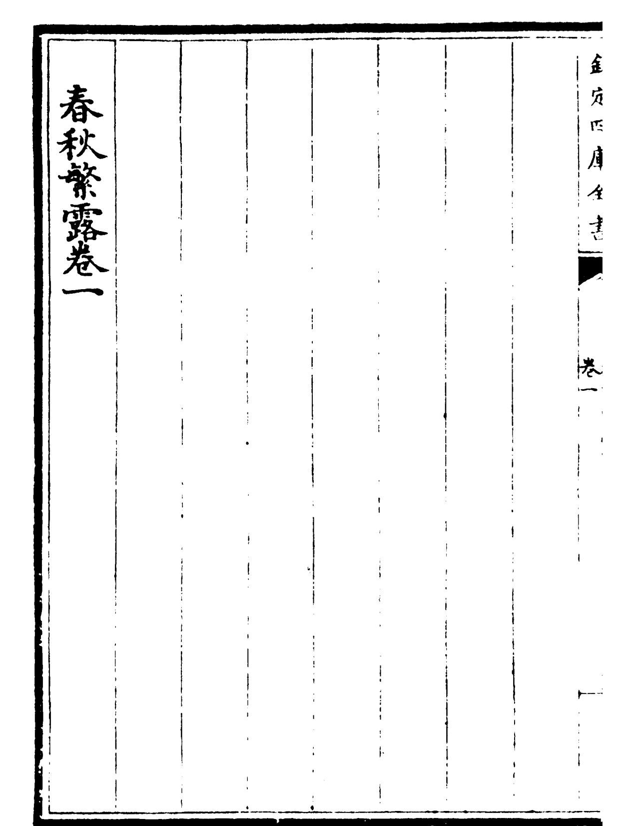
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故案他本故作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播案他本播作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

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案他本罪作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内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内不誠安能如是（案他本下衍一是字）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

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案此下他本有之字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案他本知作之非衆案他本衆作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案他本脫曰字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

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案他本重作者卿在而弗能討者案他本無者字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説以大明之今趙盾案他本脱盾字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

道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一

春秋繁露卷二

漢 董仲舒 撰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舊本脫變字）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illegible]）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

伐之惡也是以賢之而不使得與聞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案他本無之字）

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案殘他本作賤）賊之其所好（案好他本作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原註一作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案他本無以字）春秋為無義戰而

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案他本脱戰字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案他本矣作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案戰他本作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案他本無也字猶其於諸夏

也引（案引字原本作隱今從他本改正下同）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案他本無者字）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案他本作之大）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案他本無政字）在大夫也湨（古闃反）梁之盟信（案他本無信字）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案君字他本作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案止他本作正）其科非相妨

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案義他本作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原註術疑作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

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案他本脫讓字）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案義則他本作則義）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案故原本作殺）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

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宋乘他本作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音安)獲齊頃公斮(音捉)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

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案得他本作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案所他本作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别

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

案他本脫甚字

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案生字原本作往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案人他本作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絶之以至辱為亦案他本無亦字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案他本無復字在位矣而春秋猶有

不君之辭況其涸然方獲而虜耶其於義也（案他本無也字）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案復他本作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

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原誤猶言豈非）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

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

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案原本無伐人二字今從他本增入）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案他本卒作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案他本俠作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案他本無既字）無子

恩又不孰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案他本衍一不字)見其窮(案他本窮作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案他本行作得)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案他本其字在時字上)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二

春秋繁露卷三

漢 董仲舒 撰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案他本無者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原註一作冒）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案此下他本複不受二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

吳王僚是也雖然尚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宋故他本作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為宋他本脫為字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宋被他本誤作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

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案以他本作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案他本無今字誤衍一非字）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

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案諱他本作為）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案他本脫一稱字）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案他本無婦字）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

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案他本理作禮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

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案他本脱宋督二字）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鈎（案他本鈎作鈞）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

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乎案他本無乎字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案他本遺誤作道也若直原註一作止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案他本無矣字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

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案謂他本作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案者字他本作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案以

之二字他本作之以為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之案他本無之字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案他本無也字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義案義他本作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案他本無之字也君之立不案立不二字原本誤作不立今據他本改正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

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案公他本作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案詭他本誤作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案代他本作伐）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

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襃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

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案他本作不以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原註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案他本無之字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小大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案他本無者字）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案他本無而字）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絶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案他本無慈字）義矣（案他本無矣字）夫（原註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案他本無曰字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案他本無救字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案他本無謂將二字率用兵也徐行不

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案道生二字他本誤作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案他本脫受字）命使京師道（案道他本誤作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故（案他本無故字）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案仗他本作杖）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案位他本誤作衛）

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黄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案離他本作納原本及黄氏日鈔所引俱作離不復安鄭案鄭他本誤作正而必欲迫案迫

原本誤作必今據他本改正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宋執他本誤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吴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宋他本無而字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

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案詁他本誤作話）易無達占（案占字原本作吉當是占字誤筆他本作言亦誤今據文義改正）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案他本無人字）錄其同姓之禍固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之者

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案位他本作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宋他本無故字）難知（宋他本知）也弗能察寂（原註一作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原註空或作宜）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

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案他本無也字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

奈何案他本無何字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案尚他本誤作南將興鄰國豈直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三

春秋繁露卷四

漢 董仲舒 撰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案他本無氣字並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

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彊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案不觸他本誤作不觸蟲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案所有二字他本誤作有所

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
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
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
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案盡他本誤作畫）金玉骨象之
工盛羽旄之飾窮（原註一作殺）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淩下
聽鄭衛之音充傾宮（原註一作害）之志靈（案他本無靈字）虎兕文采
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孤貧

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原註一作胟一作脛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强相脅不能制屬

强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

日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

霣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

于東方孛于大辰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原註一作升）

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

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

不去進善誅惡絶諸本（宋他本無本字）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于貿戎案貿戎地名本公羊傳他本俱從左傳作茅戎下同天王不養案他本無不養二字出居于鄭殺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臣下上偪僭儗天子諸侯彊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

戰於貿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案他本無行字誤衍一復字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為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

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案他本脫一將字）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案迎字原本他本俱同據文義疑是近字之誤）以來遠故（案他本無遠故二字）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案他本無也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侯案他本作夏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葛盧得名内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案他本無也字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案之字他本誤移在大夫二字下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内心予之行法絶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

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絶繼絶宗絶他本作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宗牧他本作救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

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髠頑卒于會諱殺痛彊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

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祿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甲午祠兵案祠兵本公羊傳他本從左傳作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案他本無疾字始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

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

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彊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案夷他本作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穿案穿他本誤作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從驪姬起

也原註所下脫一字從一作徒非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案一字他本作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案他本無民間二字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案而心他本誤作心而與大夫

萬博萬案他本脫博萬二字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案矜他本誤作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案逼他本作過也梁內役原註一作取民無已其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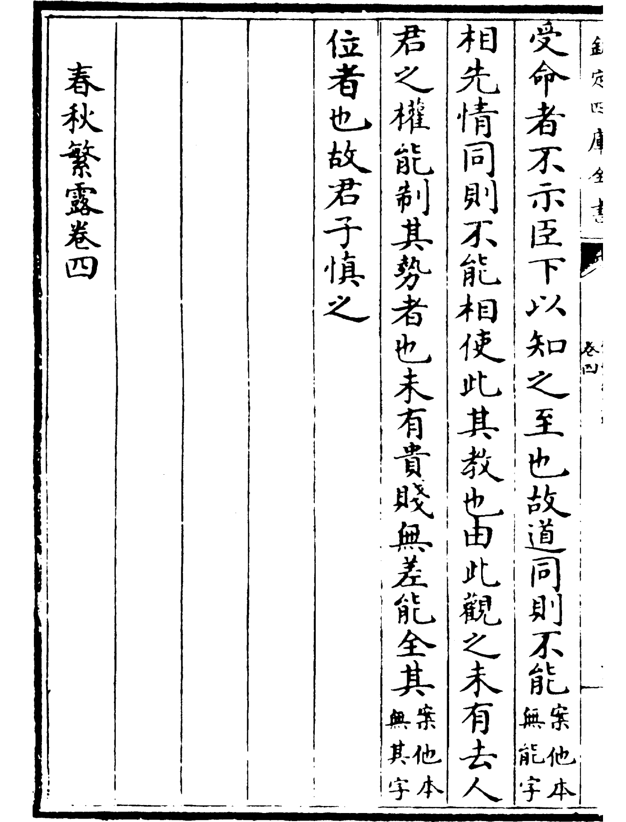
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原註一作從）仇讎其民魚爛而止（案而止二字他本作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悅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

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彊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内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满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案怨他本作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憝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宫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内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絶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

此皆内自彊從心之敗已見自彊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案諫他本作陳其君案他本下有也字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原註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案原本無道字虞虞公許之宫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

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絶觀乎獻宋他本無獻字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彊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

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宋報他本誤作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妒（宋妒他本作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原註一作規）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



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宋他本無能字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宋他本無其字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許溶